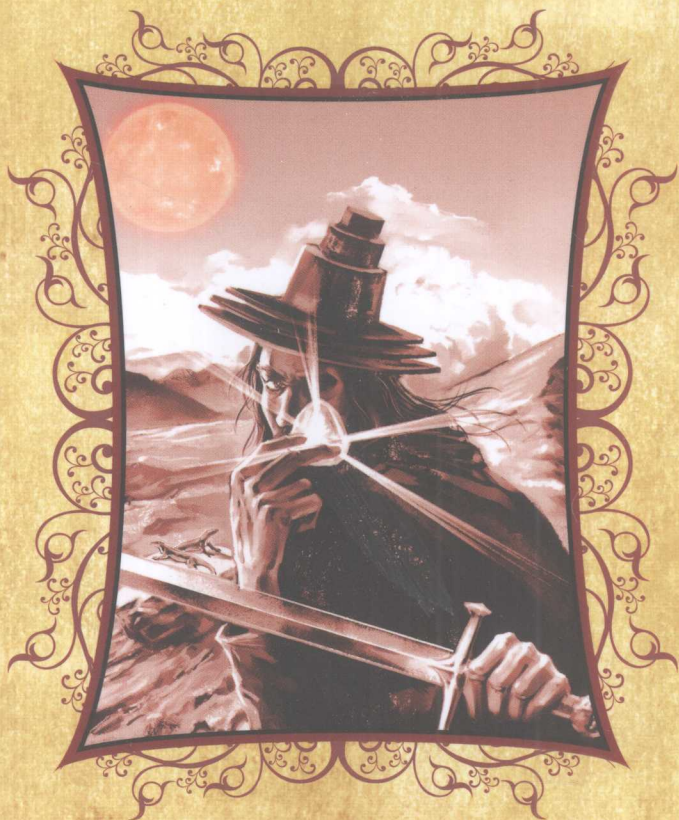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奇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

TALES OF THE DYING EARTH

濒死的地球

【美】杰克·万斯◎著

织羽 黄亦翔 王爽◎译



YZLI0890119311

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TALES OF THE DYING EARTH

濒死的地球

【美】杰克·万斯◎著 织羽 黄亦翔 王爽◎译



YZLI0890119311

Copyright: © Jack Vanc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. Vicananza,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濒死的地球/[美]万斯 著; 织羽 黄亦翔 王爽 译.

- 成都: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.12

(世界奇幻大师丛书)

ISBN 978-7-5364-7234-1

I. 濒… II. ①万… ②织… ③黄… ④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68683号

图进字:21-2010-24-27

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濒死的地球

著者 [美]杰克·万斯
译者 织羽 黄亦翔 王爽
主编 姚海军
责任编辑 宋齐 丁大镛
特邀编辑 李克勤 屈畅
封面设计 漆龙
版面设计 漆龙
责任出版 邓一羽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610031
成品尺寸 160mm×228mm
印张 43
字数 600千
插页 2
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次 2011年12月成都第一版
印次 2011年12月成都第一次印刷
定价 58.00元

ISBN 978-7-5364-7234-1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■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濒死的地球	1
灵界之眼	131
破天之光	281
奇人莱尔托	539

濒死的地球

THE DYING EARTH



织羽◎译

第一章 米尔的图亚安

图亚安坐在工作室里，伸长双腿往后靠去，把胳膊搭到椅背上。对面是个笼子，图亚安懊恼地注视着里面的东西。笼中的生物回应他这番审视的表情则令他难以揣测。

它是个让人觉得可怜巴巴的东西——细小的身体上安着一颗大脑袋，长了双柔弱润湿的眼睛和一团松塌塌的鼻子；嘴角挂着一溜口水，粉色的皮肤泛出蜡光。这东西看起来不尽人意，但它却是图亚安培养出来的最得意的作品。

图亚安起身拿了碗流质食物，用一把长柄勺将吃的送到这东西嘴边。可它的嘴不肯张开，勺里的糊糊顺着它那神情呆滞的面颊淌下，一直落到下面虚弱的身体上。

图亚安放下碗，直起身，慢慢走回去坐下。一个星期了，它始终拒绝进食。那一副白痴的模样下，是否隐藏着知性、隐藏着自我毁灭的愿望？就在图亚安观察它的时候，那双混合着白色与蓝色的眼睛闭上了，大脑袋一栽，撞到笼子底部。它的四肢瘫软不动：这东西死了。

图亚安叹了口气，离开房间。他登上蜿蜒的石梯，来到米尔堡的屋顶。城堡下面就是戴纳河。西面，太阳低低地垂在年迈的地球之上，鲜红的光柱浓艳得宛如醇酒，倾泻在林地草甸中饱经风霜的古木上。夕阳依循古老的惯例西沉，夜色漫过森林，柔和温暖的黑暗迅速蔓延开来，而图亚安仍站在原地沉思，想着他最近那个所造之物的死亡。

他回想起在这之前的其他所造之物：一身全是眼睛的东西；大脑外露、脑膜搏动不止、身上没有骨头的东西；有着美丽女性的身体、肚肠却像觅食的纤毛般探出体外伸进营养液的东西；内脏长在体外的东西……图亚安沮丧地叹了口气



气。他的做法有错。他的合成过程中缺乏一个基本元素：让身体组织有序排列的命令组合。

他坐在那儿，凝望着渐渐变得黑沉沉的大地。回忆将他带回到一年前的某个夜晚，当时，贤者在他身旁。

“许多年前，”贤者说道，目光注视着一颗靠近地平线的星星，“巫师们懂得上千条符咒，凭借这些符咒，他们可以使自己的意愿成为现实。如今，地球日渐衰亡，人类的知识库中只剩下了一百条咒语，我们经由古籍才能得知……但是，有一个叫潘德鲁姆的人，他通晓一切法术，知道所有的妖法、咒语、符记和奇术……”他陷入沉默，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。

“这个潘德鲁姆在哪里？”过了一会儿，图亚安问道。

“他住在安贝隆，”贤者回答，“但那个地方在哪里，没人知道。”

“那么，要怎样才能找到潘德鲁姆？”

贤者微微一笑，“如果确实有必要去那儿，有一个咒语能带你去。”

两人沉默了半晌。然后，贤者凝望着森林上空，开口了。

“可以问潘德鲁姆任何事情，潘德鲁姆都会回答——前提是询问者能照潘德鲁姆的要求为之效力，但潘德鲁姆的条件很苛刻。”

接下来，贤者给图亚安看了所需的咒语。贤者是在一本古老的文集里找到这条咒语的，一直不曾让任何外人知晓。

现在，图亚安想起了这段对话，连忙冲进研究室。那是个长而低矮的大厅，四壁都是石墙，只在石头地面上铺了张厚厚的赤褐色地毯以减轻不适感。记录着图亚安法术的厚本大书要么摊在黑铁长桌上，要么胡乱塞在书架上。这里还有从前的法师们编录的许多书卷，贤者收集的诸多凌乱纸页，一本本皮面书本阐明了上百条咒语的正确发音。那些咒语过于强劲，图亚安一次只能记住四个。

图亚安找到了一部发霉的文集，迅速翻动着厚重的纸页，找到了贤者曾给他看过的那条咒语：暴云召唤。他盯着那些字符，只见它们正为某种急切的力量所煎熬，推挤着纸页，仿佛发狂般地想要离开书本中黑暗的孤寂。

图亚安合上书，强行压制住咒语的魔力。他穿上蓝色短斗篷，将一柄剑插进腰带，把含有拉科德符记的驱邪符扣上手腕。接着他坐了下来，从一本笔记中挑选要记的法术。他无从得知将会遇上什么样的危险，因此选了三个通用法

术：强效棱镜七彩喷射、梵达尔的潜行斗篷和时间迟滞术。

他登上城堡胸墙，站在遥远的星辰下，呼吸着垂老地球上的空气……在他之前，这些空气曾被呼吸过多少次？这些大气曾经历过怎样的哭喊，怎样的哀叹、笑声、吼叫、欢呼、喘息……

夜晚渐渐过去。一道蓝光在森林中波荡。图亚安观望了一会儿，最终挺直身躯，诵出暴云召唤咒语。

万籁俱寂，接着忽然传来飒飒风声，再激涨成狂风咆哮。一束白光显现，膨胀为一束沸腾的黑色烟柱。低沉刺耳的噪音从这团纷乱中传出：“因汝烦扰，特此前来；汝欲往何方？”

“去往四面八方，再专心一向。”图亚安说，“我必须活着到达安贝隆。”

云团急旋而下，图亚安被高高卷起，以一副倒栽葱的姿势被掀到了不知离地有多远的高空。

他被团团兜转了一阵，然后朝某个方向飞去。最后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将他从云中掷出，把他四仰八叉地摔进安贝隆。

图亚安爬起来，晕晕乎乎、摇摇晃晃了好一阵，这才重新站稳。他四下张望起来。

他正站在一个清澈的池塘边。蓝色的花朵在他脚边绽放，他的背后升起一片高耸的蓝绿色树林，高处的树叶已朦胧如雾，看不分明。安贝隆是在地球上吗？那些树像是地球上的，花朵也是熟识的模样，连空气都是一样的……但这地方有些古怪，好像缺了些什么，却无法确定缺的是什么。也许因为地平线模糊得古怪；也许因为空气含混滞重，却又像水一般明澈。但最奇怪的地方却是天空，像一张大网，上面有宽阔的波纹和十字纹，折射着上千束彩光，在半空中编出斑斓的花边和七彩的虹带，一片流光溢彩。就在图亚安望着这一切的时候，只见酒红色、淡黄色、深紫色和亮绿色的天光映在他身边。他这才发现，花朵和树木的颜色随天光变化，因为花朵现在变成了橙红色，而树木是梦幻般的紫色。花色仍然在变，变成红铜色，接着盈出绯红的色彩，再转向栗色，最后变成猩红色，而树木已经渐渐幻成一片海蓝。

“无人所知之地。”图亚安自言自语道，“我被上抛下颠地带到了前生或是后世吗？”他向地平线望去，似乎看到了一道黑幕高高升起，顶端消失在迷雾中。脚下这片土地肯定被那道帘幕四面包围着。



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。他一转身,只见一匹黑马以危险的高速度沿着水塘边疾冲而来。骑手是个年轻女子,一头黑发狂野地飞扬着。她穿着及膝的宽松骑装,艳黄色的斗篷在风中翻飞。她一手攥着缰绳,一手挥着长剑。

图亚安小心地退到一旁。他发现那名女子的嘴唇紧紧抿着,紧得发白,像是在生气,她的眼神中有股奇怪的疯狂意味。女子一带缰绳,坐骑凌空一转身,向图亚安冲来,同时她一剑朝他砍去!

图亚安向后一跳,拔出自己的剑。她再次冲来时,他挡开攻势,随即探身向前,剑尖点到她的胳膊,刺出了一滴血。她大吃一惊,向后退开,直起身,取出一张弓,搭箭上弦。图亚安一大步跃上前去,避过长剑的挥扫,抱住女子的腰,把她拽下马背。

她奋力反抗。他没打算杀她,只好全然不顾体面地跟她拉拉扯扯……最后他终于制服了她,将她的双手反剪到背后。

“安静点,泼妇!”图亚安喝道,“免得我失去耐心打昏你!”

“随你便!”女孩气喘吁吁地说,“有生就有死。”

“为什么你要攻击我?”图亚安逼问道,“我没有不利于你。”

“你是邪恶,存在的一切都是邪恶。”她颈项上的纤细筋脉剧烈地跳动着,“要是我有力量,我要将整个宇宙碾成沙砾,再把它踩进最深的烂泥里!”

图亚安吃了一惊,手一松,险些让她挣脱。不过,他再次揪住了她,“说,我能在哪里找到潘德鲁姆?”

这姑娘不再挣扎,扭过头盯住图亚安。然后,她说:“你自己搜遍整个安贝隆吧。我不会向你提供任何帮助。”

要是她能亲切一点,图亚安想,准是个绝色佳人。

“告诉我能在哪里找到潘德鲁姆,”图亚安说,“不然我就拿你派别的用场。”

她安静了一会儿,眼中亮起炽热的怒火。接着她开了口,声音有些发颤:“潘德鲁姆住在溪边,离这里只有几步远。”

图亚安放开了她,但拿走了她的剑和弓。

“如果我把这些还给你,你会安静地走开吗?”

她瞪了他一会儿,一言不发地上马,驰进树林。

图亚安看着她消失在光彩迷离的树干间,然后顺着她指示的方向走去。他很快就见到了一间长长的、低矮的红砖屋,屋后是一片黑黢黢的森林。他一靠

近,屋门就打开了。图亚安停住脚步。

“进来!”传来一个声音,“进来,米尔的图亚安!”于是,图亚安好奇地走进潘德鲁姆的住所。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挂有帘幕的房间,里面除了孤零零的一张长椅外,没有别的家具。没人上前来迎接他。对面墙上有一扇关上的门,于是图亚安朝那儿走去,以为他该进门去。

“站住,图亚安。”那个声音说,“任何人都不得看到潘德鲁姆,这是规矩。”

图亚安站在房间正中,向那位不露面的主人陈情。

“我来这里是为了我的任务,潘德鲁姆。”他说,“一段时间以来,我一直在努力创造培育人类。但我一直没有成功,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调和与排列各种成分。这个主序列一定为您所知,因此我前来拜访请教。”

“我很愿意给予你帮助,”潘德鲁姆说,“不过,这关系到另一方面的问题。宇宙遵循着对称与平衡的法则,万物均须遵从此理。因此,即使是你我间的交易这类琐事末节,同样必须遵守平衡法则。我答应帮助你,不过作为回报,你得为我效力。在你完成这件小事之后,我将教导和指点你,直至你完全满意。”

“我应该如何为您效劳?”图亚安问。

“在阿斯科莱斯住着一个人,那地方离你的米尔堡不远。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驱邪符,是一件蓝色的石头雕刻品。你必须从他那里取得此物,交给我。”

图亚安考虑了一会儿。

“很好,”他说,“我会尽我所能。这个人是谁?”

潘德鲁姆轻声回答了他。

“黄金王子坎代弗。”

“啊!”图亚安后悔地叫起来,“您居然如此轻描淡写地派给我这么一桩好差事……但我会尽量满足您的要求。”

“好,”潘德鲁姆说,“我得提醒你。坎代弗将这个驱邪符藏在他的衬衣下。敌人出现时,他就把它亮出来搁在胸前,让驱邪符展示威力。无论在取得此物之前还是之后,你都绝不能看它,否则,后果将惨不可言。”

“我明白,”图亚安说,“我将遵从您的指示。现在我想提一个问题——我知道您的回答是有代价的,但您不能要求我为地球带回它的月亮^①,或是收回你一不留神泼进海里的药水。”

^①在本书的背景设计里,月球已消失。



潘德鲁姆朗声大笑。“问吧，”他答道，“我会回答。”

图亚安提出了问题。

“我接近您的住处时，一个女人毫无理由地大发雷霆，想杀死我。我没有让她得逞，于是她愤然离去。这个女子是谁？为什么她会这样？”

潘德鲁姆似乎被逗乐了。“在各个培养槽里将生命铸成各种形态，”他回答说，“这种事我也做过。这个叫特赛的姑娘是我创造的，但我提炼时有些粗心，在合成时留下了一点瑕疵。所以她爬出培养槽时，脑子里有点偏见：我们认为美丽的东西，在她看来却丑陋可憎；我们认为丑陋的东西，她更是觉得可憎到极点，丑怪到你我无法理解的程度。她觉得世界是个可怕的地方，有形的一切都罪大恶极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图亚安嘀咕道，“不幸的可怜人！”

“好了，”潘德鲁姆说，“你得上路去凯茵城了，时机正好……片刻之后开门进来，走到地上的咒文法阵中。”

图亚安从命。他发现相邻的那个房间是圆柱形的，有着高高的穹顶，安贝隆的各色彩光自天顶泻下。他站到地面上的魔法阵上后，潘德鲁姆再次开口了：“现在闭上双眼，我必须进来碰你一下。谨记，不要看我！”

图亚安闭上双眼。他身后一步远的地方立即传来声音：“伸出手来。”那声音命令道。图亚安照做了，感觉有件坚硬的东西放到了自己手里。“在任务完成后，打碎这块水晶，你会即刻回到此处。”接着，一只冰冷的手搭到他肩上。

“你将立即入睡，”潘德鲁姆说，“醒来时已身在凯茵城。”

那只手拿开了。等待启程的图亚安只觉得一阵昏沉。空中突然充斥着各种声音：喧哗谈笑、清脆铃音、音乐响、说话声。图亚安皱起眉，抿紧嘴：潘德鲁姆朴素的家中竟会如此嘈杂！

身边响起一个女子的说话声。

“瞧呀，桑塔尼尔，看那个一脸正经的男人，面对这样的喜庆场面竟闭上了眼睛！”

接着是一个男人的笑声，但这笑声戛然而止。“过来。那人不合群，可能有暴力倾向。快过来。”

图亚安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睁开眼。现在正是“白墙之城”凯茵的夜晚，欢庆时分。橙黄的灯盏飘在空中，在和风里摆荡。每家每户的阳台下都悬吊着一

串串花链和一笼笼蓝火蝇。街巷涌满面庞酡红的人,打扮成种种异域风情的模样。这里一位默兰汀的船员,那里一名瓦达兰的绿衣军团战士,还有一个人身穿古装、戴着老式的头盔。一片小小的空地上,考奇克海岸戴花环的舞娘随着笛音跳起十四式丝柔舞。阳台的暗影中,一名东方艾默里的蛮族女子拥抱着一名男子,他肤色黝黑,身着皮装,像是林中的迪奥殆^①。每个人都在寻欢作乐。留在荒颓地球上的这些人狂热地欢庆着,因为红日残晖摇曳、光芒耗尽时,无尽的黑夜就会到来。

图亚安融入人群。他找到一间酒馆,用点心和美酒恢复了自己的精神,然后动身前往黄金王子坎代弗的宫殿。

宫殿在前方隐约出现,每一扇窗户、每一个阳台都闪着灯火的红光。城中的贵族们在盛宴狂欢。图亚安冷静地考虑着,如果坎代弗王子喝得面红耳赤,丧失了警觉,那么,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不会太难。然而,就这么径直走进的话,可能有人会认出自己来。凯茵城里,认识他的人很多。于是,他诵出“梵达尔的潜行斗篷”,从所有人的视线中隐没了行踪。

他溜过拱廊,进了沙龙。和街上的人群一样,凯茵的贵族们也正在里面寻欢作乐。图亚安小心翼翼地穿过这片由丝绸、天鹅绒和锦缎织成的彩虹,饶有兴味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有些人站在露台上,瞧着池子里一对被困住的迪奥殆。它们的外皮像上了油的黑玉,在水中拍打挣扎,狠狠地瞪着眼;其他人则朝一个四肢被张开缚定的钻山女巫投飞镖。凹室中,风华正茂的姑娘为苟延残喘的老者提供虚情假爱,其他地方则是吸了幻梦粉的人,麻木地呆躺着。图亚安在哪里都找不到坎代弗王子。他在王宫中四处游荡,逛过一个又一个房间。最后,在楼上的某个房间里,他见到了长着金色胡子的高个头王子,跟一名戴着面具的少女一起懒洋洋地倚在睡椅上。少女有一双绿眼睛,头发染成了淡绿色。

图亚安溜过紫色帘幕。就在这时,某种直觉,或许是某种符咒向坎代弗示警了。坎代弗跳了起来。

“出去!”他对那个姑娘下令,“快点滚出房间!坏东西在附近活动,我得用魔法把它轰出去!”

姑娘匆匆奔出房间。坎代弗的手悄悄伸向自己的颈窝,拉出藏在衣底的驱邪符。不过,图亚安已经用手挡在自己眼前。

①见后文。



坎代弗诵出一个强力魔咒，恢复了被扭曲的空间。于是，图亚安的法术被消解，他现了形。

“米尔的图亚安竟偷偷摸进了我的王宫！”坎代弗吼道。

“同时唇边含着致命的咒语。”图亚安说，“背过身，坎代弗，不然我就念出咒语，让利剑把你扎个对穿！”

坎代弗装出服从的模样，却喊出魔咒，在自己周围施了一个全能法球术。“现在我要叫卫兵了，图亚安，”坎代弗轻蔑地宣布，“你会被丢进池里喂迪奥殆。”

坎代弗不知道图亚安系了条有铭文的腕带，上面有一个最有力的符记，能在一定范围消融所有的魔法。图亚安一边小心不让视线碰到对方的驱邪符，一边走进法球。坎代弗蓝色的大眼睛鼓了起来。

“叫卫兵啊，”图亚安说，“他们只会发现一道道火线缠绕着你的尸体。”

“是你的尸体，图亚安！”王子喊道，快速吟出法咒。刹那间，强效棱镜七彩喷射的炽热电光自各个方向抽到图亚安身上。坎代弗看着这场暴雨，现出豺狼般的狞笑。但他的表情很快就变成了惊惶失措。就在图亚安周遭不过一指宽的地方，火焰的流矢消散成千百蓬灰烟。

“转过身，坎代弗，”图亚安下令道，“你的魔法在拉科德符记面前毫无用处。”但坎代弗朝墙上的一个机关迈了一步。

“站住！”图亚安喝道，“再走一步，七彩喷射就会把你撕得粉碎！”

坎代弗立即停步，既无奈又恼怒地转过身。图亚安迅速上前，伸手在坎代弗的颈部抓住驱邪符，扬手一抽，把它拿到手中。它在他掌中蠕动，从指缝间现出一抹蓝色。图亚安脑中一阵晕眩。一瞬间，他听到了某个声音在呢喃……接着眼前又恢复了一片清明。他从坎代弗身边退开，将驱邪符塞进自己的口袋。坎代弗问道：“我现在可以转过身了吗？”

“随便。”图亚安答着，握紧了口袋。坎代弗见图亚安的注意力仍放在口袋上，于是假装随便地走了两步，来到墙边，手搭在一个机关上。

“图亚安，”他说，“你输了。不等你念出一个字，我就会撤开地板，让你掉进黑暗的深渊！你的法术对付得了这个吗？”

图亚安僵住了，目光凝在坎代弗的红脸上。接着，他顺从地垂下视线。“啊，坎代弗，”他急切地说，“你比我聪明。如果我把驱邪符还给你，是不是可以离

开?”

“把驱邪符抛到我脚下,”坎代弗得意洋洋,“还有拉科德符记。然后我再决定要给你什么恩惠。”

“连符记都要?”图亚安问,装出悲哀的语调。

“对,不然就要你的命。”

图亚安把手伸进口袋,攥住潘德鲁姆给他的水晶。他把水晶掏出来,贴在剑柄上。

“哼,坎代弗,”他说,“我看透了你的伎俩。你只是虚声恫吓,让我投降。我不怕你!”

坎代弗耸了耸肩。“那就死吧。”他按下开关。地板抽空,图亚安消失在洞口里。可是当坎代弗冲到下面寻找图亚安的尸首时,他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于是他整夜发脾气,愤愤不已,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。

图亚安发觉自己已经回到潘德鲁姆住所的圆形屋里。安贝隆的彩光自天窗流泻在他的肩头——宝石蓝、金菊黄、鲜血红。屋中一片沉寂。图亚安走出地上的魔法阵,不安地瞥了一眼门口,唯恐潘德鲁姆不知道自己回来了,无意间走进来。

“潘德鲁姆!”他喊道,“我回来了!”

没有回应。屋内一片肃杀的寂静。图亚安希望自己是在巫术气氛不那么浓烈的开阔地上。他看着周围的一扇扇房门:一扇通往入口的大厅,其他的则不知通往何处。右边的门一定是通往屋外的。他把手放到门把上,想打开,但又停住了。要是他弄错了,看到了门后面的潘德鲁姆,那该如何是好?或许应该在这里等着?

他想出了办法。他把背贴着门,撞开了它。

“潘德鲁姆!”他喊道。

一个轻软的、断断续续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,他觉得自己听到的是艰难的呼吸声。图亚安突然被吓着了,于是回到圆形房,关上了门。

他告诉自己要耐心些,接着在地上坐了下来。

隔壁房间传来一声气喘吁吁的呼喊。图亚安跳了起来。

“图亚安?你回来了?”

“对。我带回了那个驱邪符。”



“快点，”那声音上气不接下气，“遮住眼睛，挂上驱邪符，进来。”

急促的声音仿佛刺了图亚安一下。他闭上眼睛，把驱邪符挂到胸前，摸索着走到门前，打开房门。

一开始，仍是那种肃杀的寂静，紧接着，出现了一声骇人的尖啸。啸声疯狂可怖，震得图亚安脑子里嗡嗡作响。空中仿佛有强劲的羽翼在拼命扑打。一记呼啸，一片金属擦身飞过。嘈杂的巨响中，一股凛冽寒风扑上图亚安的脸。又一记呼啸——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。

“我应该感激你。”潘德鲁姆的声音十分平静，“如此巨大的压力，我只遇见过寥寥几次。若不是你的帮助，我可能无法击退那个来自地狱的邪物。”

一只手从图亚安颈间取走了驱邪符。一阵沉默之后，潘德鲁姆的声音又一次从远处传来。

“你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

图亚安照办了。他发现自己正站在潘德鲁姆的工作室。在诸多其他东西之间，他看到了培养槽，样子和自己工作室里的一样。

“我不会谢你，”潘德鲁姆说，“但为了保持平衡，我帮你的忙，回报你帮我的这个忙。我不仅会在你做培育工作的时候指点你，还会教你其他有用的知识。”

就这样，图亚安开始了跟随潘德鲁姆的学徒生涯。从白天一直到安贝隆散着乳白色光芒的深夜，他都在潘德鲁姆不露面的教诲下工作。他学会了返老还童的秘诀，学会了古人的许多法术，还学会了潘德鲁姆称之为“数学”的奇怪又迷人的学问。

“宇宙的真谛全在其中。”潘德鲁姆说，“只是蕴含于中，而不会主动施放。它阐明了一切问题，每一种存在形态，所有时空的秘密。你的法术和符记就是以这种力量为基础，再把大量蕴含魔法力量的部分像排列小块镶拼瓷砖一样安放就位。至于这些小块瓷砖是怎么设计出来的，我们无从猜测。我们的学识只是代代相传，靠观察得来的结论。梵达尔曾瞥见过其设计原理，那个最基本的程式，所以才能创造出许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术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竭力想打破那层遮蔽了智慧的玻璃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我的研究还没有成功。能发现那个基本程式的人将了解所有的魔法，变成一个力量强大得无法想象的人。”

于是，图亚安投身于研究工作，学到了许多比较简单常用的程式。

“我发现了这门学问中蕴含的美，不可思议的美。”他对潘德鲁姆说，“这不

是科学,这是艺术。把一个个方程式分解开来,像拆散的线头——每到这种时候,都会出现一种均衡,或简单,或复杂,但全都具有某种明澈的祥和感。”

除了这些额外的研究,图亚安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培养槽边。在潘德鲁姆的指点下,他掌握了他所孜孜以求的知识。再次创造生命的时候,他造出了一个奇美动人的姑娘,给她取名叫芙萝瑞儿。那个节庆之夜,他在坎代弗身边看到的那个女孩的发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,于是,他赋予自己所造之物一头淡绿色的秀发。她还有细腻光滑的棕色肌肤,大大的碧眼。图亚安把浑身濡湿、完美无缺的她从营养槽中拉起来时,心里喜不自禁。芙萝瑞儿学东西很快,不久就懂得如何跟图亚安说话了。她有一个做白日梦的习惯,一陷入自己的沉思就对周围不闻不问,只会在草坪上的花丛中信步闲走,或是安静地坐在河边。图亚安非常喜爱她那令人愉快的温柔态度。

有一天,那个黑发女孩特赛骑马经过。她的眼神还是那么冷酷无情,挥舞利剑扫落身边的花花草草。天真的芙萝瑞儿正在附近散步,特赛冲她大叫起来:“绿眼女人,你的模样让我生气,死吧!”她挥剑砍倒了正捧着鲜花回屋的芙萝瑞儿。

图亚安听到了马蹄声,从工作室里出来,正好亲眼目睹了特赛这一剑。他气得脸色发白,一个绞扭目标物的惩罚咒语涌到唇边。就在这时,特赛看到了他,破口大骂起来。他却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和那双如点漆般的眼里看到了她的不幸,看到了让她不屈从于命运、牢牢抓住生命的坚韧精神。图亚安心中百感交集,最终,他让特赛离开了。他将芙萝瑞儿安葬在河岸边,试图用繁忙的学习冲淡对她的回忆。

几天后,他不再埋头工作。

“潘德鲁姆!你在吗?”图亚安发问。

“你想做什么,图亚安?”

“你以前说过,在造特赛的时候,一点瑕疵歪曲了她的思想。现在我打算创造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人,但思想和精神都要正常。”

“如你所愿。”潘德鲁姆冷淡地答应了,给了图亚安所需的程式。

于是,图亚安造出了特赛的一个姐妹,他看着那具同样窈窕的身形和同样姣好的容貌一天天成形。

时机成熟之际,她在培养槽里坐起身,眼中闪烁着愉悦的生命之光。图亚